

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
乘龍兮鱗鱗。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
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
綠葉兮紫莖。蘭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
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
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旛。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
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
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緼瑟兮交鼓。蕭鐘兮瑤虞。鳴籜兮吹竽。思靈保
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

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澹忘歸。歲旣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想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狹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_上兮士爭先。陵余陳兮踰余行。左驂殪兮

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大時懲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體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憶記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子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一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

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歟。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穎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鏘鏘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

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縛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旣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王士禎秦淮雜詩

年來揚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
桃葉桃根最有情。瑯琊風調舊知名。卽看渡口花空發。更有何人打槳迎。
潮落秦淮春後秋。莫愁好作石城遊。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尙莫愁。
新年賜第有輝光。開國中山異姓王。莫問萬春園舊事。朱門草沒大功坊。
當歌細字寫冰紝。小部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

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
傳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見青溪長板橋。
新月高高夜漏分。棗花簾子水沈薰。石頭巷口諸年少。解唱當年白練裙。
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鉏。
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移移。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胡適新婚雜詩

一

十三年不見面的相思，於今完結。

把一樁樁傷心舊事，從頭細說。

你莫說你對不住我，

我也莫說我對不住你，——

且牢記取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二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簫鼓，

有個人來看女婿。

匆匆別後，便輕將愛女相許。

只恨我十年作客，歸來遲暮，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只贖得荒草孤墳，斜陽淒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重訴。阿母臨終語！

三

與新婦同至江村，歸途在楊桃嶺上望江村，廟首諸村，及其北諸山。

重山疊嶂，

都似一重重奔濤東向！

山脚下幾個鄉村，

一百年來多少興亡！不堪回想——更不須回想！

想十萬年前，這多少山頭，都不過是大海裏一些兒微波暗浪！

四

吾訂婚江氏，在甲辰年戊申之秋，兩家皆準備婚嫁，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次所用嫁粧，猶多十年舊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後以其爲吾母十年前所備，不忍不用之。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粧，我家備了新房，只不會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換了幾朝皇帝，看了多了興亡，

鏽了你嫁奩中的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

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偏越響！

五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

沒滿月的夫妻又要匆匆分別。

昨夜燈前細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滋味，還跳不了這個時節！

七年一月。

老子道德經 節錄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里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棄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博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玉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

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笑言而不異。

孫文學說 節錄行易知難第三章

今更以中國人之作文爲行易知難之證。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爲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爲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然以其文論。終不能不謂爲富麗殊絕。夫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衆。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淘汰。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族。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布流用。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蓋一民族之進化。而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力。能旁及鄰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不過黃河流域之小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鉅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爲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爲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倡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夫前章所述機器與錢幣之用。在物質文明方面。所以使人類安適繁華。而文字之用。則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

亦相待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爲之稽遲。顧古來之研究。非可埋沒。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颉颃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彼於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補偏救弊之方。夫文字爲思想傳授之中介。與錢幣爲貨物交換之中介。其用正相類。必廢去中國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詳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又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彼歐美學者於埃及巴比倫之文字。國亡種滅。久不適於用者。猶不憚蒐求破碎。復其舊觀。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資令人學問故耳。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但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於言語。而言語每隨時代以變遷。至於爲文雖體製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隨言語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於黃河流域。一區。其時言語與文字當然一致。可無疑也。至於周代。文化四播。則黃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吳越江淮之族。受中國之文字所感化。而各習之以方言。於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來言語。

屬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遼夏金元。各以其力蠶食中國。其言語亦不無遺留於湖北。而文字語言益以殊矣。漢後文字踵事增華。而言語則各隨所便。於是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言語爲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爲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爲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託。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製字以象形會意爲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爲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爲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復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惟舉全國人士而範以一種美術。變本加厲。廢絕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爲世詬病耳。然雖以中國文字勢力之大。與歷代能文之士之多。試一問此超越歐美之中國文學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則。而後含毫命簡者乎。則將應之曰。否。中國自古以來無文法文理之學。爲文者窮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於文法則。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窮其字句之所當然。與用此字句之所

以然者未之見也。至其窮無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謂非無學而何。夫學者貴知其當然與所以然。若但能然。不爲貴也。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爲何。即西人之葛郎瑪也。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以成言文而達意志者也。泰西各國皆有文法之學。各以本國音語文字而成書。爲初學必由之徑。故西國學童至十歲左右者。多已通曉文法。而能運用其所識之字。以爲淺顯之文矣。故學童之造就。無論深淺。而執筆爲文。則深者能深。淺者能淺。無不達意。鮮有不通之弊也。中國向無文法之學。故學作文者。非多用功於咿唔咁嗶。熟讀前人之文章。而盡得其格調。不能下筆爲文也。故通者則全通而不通者。雖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聯詞造句以成文。殆無造就深淺之別也。若只教學童日識十字。而悉解其訓詁。年識三千餘字。而欲其能運用之。而作成淺顯之文章者。蓋無有也。以無文法之學。故不能率由捷徑。以達速成。此猶渡水之無津梁舟楫。必當繞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國之文人亦良苦矣。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爲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爲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爲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爲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爲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

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爲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然旣通曉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猶已繞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貴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齡以下之幼童。及不能執筆爲文之人耳。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爲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規正言語。使全國習爲普通知識。則由言語以知文法。由文法而進窺古人之文章。則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復也。文理爲何。即西人之邏輯也。作者於此姑偶用文理二文以翻邏輯者。非以此爲適當也。乃以邏輯之施用於文章者。即爲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學用於推論特多。故翻爲論理學者。有翻爲辨學者。有翻爲名學者。皆未得其至當也。夫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而辨者。又不過推論之一端。而其範圍尤小。更不足以括邏輯矣。至於嚴又陵氏所翻之名學。則更爲遼東白豕也。夫名學者。乃那曼尼利森也。而非邏輯也。此學爲歐洲中世紀時理學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實學。此兩大思潮。當十一世紀時。大起爭論。至十二世紀之中葉乃止。從此名學之傳習。亦因之而息。近代間有復倡斯學者。穆勒氏即其健將也。然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而未嘗名其書爲名學也。其書之原名爲「邏輯之統系」。嚴又陵氏翻之爲名學者。無乃以穆氏之書言名理之事獨多。遂以名學

而統邏輯乎。夫名學者亦爲邏輯之一端耳。凡以論理學辨學名學而譯邏輯者皆如華僑之稱西班牙爲呂宋也。夫呂宋者南洋羣島之一也。與中國最接近。千數百年以來。中國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華人習知其名。而近代呂宋爲西班牙所占領。其後華僑至其地者。則稱西班牙人爲呂宋人。後至墨西哥比魯芝利等國。所見多西班牙人爲政。亦呼之爲呂宋人。尋而知所謂呂宋者。尙有其所來之祖國。於是呼西班牙爲大呂宋。而南洋羣島之本呂宋爲小呂宋。至今因之。夫以學者之眼光觀之。則言西班牙可以括呂宋可也。而言呂宋以括西班牙不可也。乃華僑初不知有西班牙。而只知有呂宋。故以稱之。今之譯邏輯以一偏之名者。無乃類是乎。然則邏輯究爲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於此蓋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獵乎邏輯者。莫不知此爲諸學諸事之規則。爲思想行爲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而中國則至今尙未有其名。吾以爲當譯之爲「理則」者也。夫斯學至今尙未大爲發明。故專治此學者。所持之說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學者之對於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而叩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也是故不知文法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當然也。如曾國藩者。晚清之宿學文豪也。彼之與人論文。有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門而無人門焉者。入其閨而無人閨焉者。其於風風雨雨衣衣食食門門閨閨等疊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爲實字實用。下一字爲實字虛用。則以爲發前人所未發。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奧矣。然以文法解之。則上一字爲名詞。下一字爲動詞也。此文義當然之事。而宿學文豪有所不知。故強而解之爲實字虛用也。又不知理則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節曰。

本名字者。人物獨有之名稱。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論曰。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驚猿。亮與猛雖同爲人類。鵠雖同爲鳥類。猿雖同爲獸類。曰亮。曰猛。曰鵠。曰猿。即爲本名。不能人人皆謂之亮。猛。亦不能見鳥即謂之鵠。見獸即謂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鵠猿。視同一律。不待曾涉獵理則學之書者。一見而知其謬。即稍留意於理則之感覺者。亦能知其不當也。世界古今人類。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鳥獸。豈獨一鵠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書者何以有此大錯。則以中國向來未有理則學之書。而人未慣用其理則之感覺。故也。夫中國之文章。富矣麗矣。中國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爲文。誠有如揚雄所云。深者入黃泉。高者

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者矣。然而數千年以來中國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無人發明文法之學與理則之學。必待外人輸來。乃始知吾文學向來之缺憾。此足證明行之非難而知之惟艱也。

陳獨秀人生真義

人生在世，究竟爲的甚麼？究竟應該怎樣？這兩句話，實在難得回答的很。我們若是不能回答這兩句話，糊糊塗塗，過了一生，豈不是太無意識嗎？自古以來，說明這個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約有數種；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說：世界本來是幻象；人生本來無生，「真如」本性爲「無明」所迷，才現出一切生滅幻象；一旦「無明」滅，一切生滅幻象都沒有了；還有甚麼世界？還有甚麼人生呢？又像那耶穌教說：人類本是上帝用土造成，死後仍舊變爲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上帝的，靈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使魂歸地獄，永無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學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專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爲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莊的意見，以爲萬事萬物都應當順應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樂，萬萬不可強求；又像那墨翟主張犧牲自己，利益他人，爲人生義務，又像那楊朱主張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對他人講甚麼道德；又像那德國人尼采，也是主張尊重個人。

的意志，發揮個人的天才，成功一個大藝術家，大事業家，叫做尋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麼仁義道德，都是騙人的說話。第三是科學家，科學家說人類也是自然界一種物質，沒有甚麼靈魂；生存的時候，一切苦樂善惡，都為物質界自然法則所支配；死後物質分散，另變一種作用，沒有聯繫的記憶和知覺。

這些人所說的道理，各個不同：人生在世，究竟為的甚麼？應該怎樣呢？我想佛教家說的話，未免太迂闊。個人的生滅，雖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體，能說不是真實存在嗎？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無明」呢？既然有了「無明」，衆生的「無明」，何以忽然都能滅盡呢？「無明」既然不滅，一切生滅現象，何以能免呢？吾人生在世上，便要想想究竟為的甚麼，應該怎樣才是，耶教所說，更是憑捏造，不能證實的了。上帝能造人類，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無，既不能證實；那耶教的人生觀，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說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種行為和事業，不能包括人生全體的真義。吾人若是專門犧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為他人而生，不是為自己而生。決非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楊朱和尼采的主張，雖然說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極端做去，在這組織複雜的文明社會，又如何行得過去呢？人生一世，安命

知足，事事聽其自然，不去強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這種快活的幸福，高等動物，反不如下等動物文明社會，反不如野蠻社會！我們中國人受了老莊的教訓，所以退化到這等地步，科學家說：人死沒有靈魂；生時一切苦樂善惡，都爲物質界自然法則所支配。這幾句話難以駁他。但是吾們個人雖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類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類所創的文明事業，留在世界上，寫在歷史上，傳到後代，這不是我們死後聯續的記憶和知覺嗎？

照這樣看起來；我們現在時代的人所見人生真義，可以明白了，今略述如左：

一、人生在世，個人是生滅無常的，社會是真實存在的。

一、人生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

一、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

一、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社會解散，個人死後，便沒有聯續的記憶和知覺；所以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是應該尊重的。

一、執行意志，滿足欲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終不變的。

一、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過是維持社會不得已的方法。非個人所以樂生的原意，可以隨着

時勢變更的。

一、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賜，也不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賜，何以厚於今人而薄於古人？若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夠一樣呢。

一個人之在社會，好像細胞之在人身，生滅無常，新陳代謝，本是理所當然，絲毫不足恐怖。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現在個人的痛苦，有時可以造成未來個人的幸福，譬如「有主義的戰爭」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類或民族的污點；極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學的發達。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爲的甚麼？我敢說道：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並且留
在社會上，後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節錄

秦	二世元年七月
楚	陳涉起隱王
項	入秦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八月

王彊江涉葛豐二
爲立徇九爲襄

趙王自立至武臣始爲鄆始

楚兵至九月戲

周文兵至三即聞走殺

項梁號二信武君

齊王田儋始從弟榮弟

沛公初起

韓廣略地自立爲趙始

魏王咎在陳得歸國始

滬甯鐵路開車時刻表

錄滬甯滬杭津浦京奉通車時刻表

由杭州上海到北京

站名每日通車

杭州開下二點三十五分

上海北站到六點五十分

由北京上海到杭州

站名每日通車

北京開上八點三十五分

天津總站到十一點十分

北 京 到	天津總站開	濟南府	徐州府	蚌埠	浦口	南京江邊到	上海北站開
七點五十分	五點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下二點十分	上七點五十五分

杭 州 到	上海北站開	南京江邊開	浦口	蚌埠	徐州府	濟南府	天津總站開
下十二點四十分	九點	二點三十分	下一點	八點四十分	四點五十七分	上四點五十分	下十二點

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課程表 錄民國九年下學期二年級課程表

本科二年級

月	英文企	體操了	數學致	歷史倣	博物頌	博物頌
火	博物頌	習字景	手工承	英文企	國文寄	國文寄
水	體操了	數學致	教育公	理化紹	修身季	英文企
木	國文寄	數學致	體操旭	歷史倣	英文企	圖畫益
金	國文寄	國文寄	醫化紹	樂歌硯	地理倣	地理倣
土	手工承	英文企	圖畫益	圖畫益	國文樸	教育公

孟子 節錄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媿先聖之道。拒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唐宋八家文集 錄柳宗元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抵之。能不洄於汎。不止於柢。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者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無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天演論 節錄察變篇

赫胥黎獨處一室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厯厯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撤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唯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坟。散見坡陀起

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壞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蟻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宛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併。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英之南野。黃荳之種最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艸耳。若跡其祖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瀼瀼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證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以爲海。蓋蜃灰爲物。乃羸蚌積疊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全爲海。此恆河沙數羸蚌者。胡從來乎。滄海揚塵。非誕說矣。且地學之家。厯驗各

種殭石。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即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覩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眞瞽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週身以外之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旣爭存矣。而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杜威講演錄

錄「教育上試驗的態度」在山西講演

今天講題是。教育上試驗的態度。在未講本題以前。鄙人想把中國的教育。與美國的教育。略爲比較。惟恐觀察不確。須請諸君原諒原諒。

但是鄙人此來頗承中國大教育家虛心指點。所得也很多。就鄙人觀察中與美也有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是什麼呢。中國是古國的文化。美國是新國的文化。同的是什麼呢。其國土地域之大同。其所包各地方的情形不一樣。同即此便爲中美教育制度上一大難關。難關爲何。即有何種教育制度。能概括各地方不一樣的情形。而使各地方的文化。同樣進化是也。

試看美國政治歷史。一主分治。一主統。此問題幾占美國政史上最重要部分。如南北美的戰爭。在近一百年中。除了此次歐洲大戰外。總算最長久的戰爭。其原因即爲一主分治。一主統一之故。因此美國教育制度。亦與政治很有關係。即如何使教育制度能適合於各地方不一樣的情形。亦有分治制度與統一制度之爭點。

欲解決此困難問題。杜塞爭點。須知統一 *unity* 與齊一 *uniformity* 不同。統一是互相聯絡。而有系統。齊一是整齊劃一。而成通型。如中國美國的教育制度。固不可不有系統的聯絡。而使之統一。然斷不能鑄成通型。使之整齊劃一之教育制度。斷不能適合如中美各地方的情形。而使之恰合其分也。如果強施與各該地方不相干的教育。必不能引起該地方教育上之興味。必不能促進該地方個性上之發展。結果必致徒有整齊劃一之形式。而無發榮滋長之精神。成爲毫無活氣之